



闽东革命故事集

MIN DONG GE MING GU SHI JI



福建美术出版社

山 花

闽东革命故事集

(一)

中共宁德地委党史研究室 编

福 建 美 术 出 版 社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闽)新登字 07 号

责任编辑

陈争鸣

装帧设计

插图

刘昌华

主 编 黄垂超

副主编 林慧冬 姚 伟

编 辑 陈敏中 李慧珍 韩筱芳

山 花

闽东革命故事集

(一)

中共宁德地委党史研究室 编

*

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开本 850×1192 毫米 1/32 7.75 印张 4 插页 194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93—0392—1

G·19 定价:8.50 元

目 录

阿 妈	郑成章(1)
我爱妻子,更爱党	苏建中(12)
赊 粮	陈宝轩(15)
巧施草鞋计	吴旭辉(18)
假小子闯“虎穴”	卓少庭(20)
红叶酒家	陆允国(24)
联络站的老妈妈	张正锐(30)
巧夺海盗枪	郑仲起(33)
九家保	郑成章(38)
一封信的风波	庄孝赵(44)
小木船打兵舰	尹连芳(50)
高山上的红哨兵	曾赛清(53)
红军坝	尹连芳(57)
计捣敌巢	汤 滔(59)
畚山铁骨草	蓝兴发(63)
畚山小雄鹰	尹连芳(67)
少先队队长	吴 敏(70)
袈裟脱险	陈凤禧(73)
气壮山河	韩凌霄(75)
陈云飞只身闯匪穴	朱理明(82)
太姥山麓歼顽敌	庄孝赵(88)
智除叛徒	韦陈文(91)
巧送情报	张柯文(95)

在水晶宫过年	卓少庭(99)
高山上的小红军	周孝钧(103)
“十字架”上的抉择	张贵玲(107)
阿掌嫂的圈套	郑仲起(112)
大山的儿子	朱振清(116)
血染百丈岩	宁 周(130)
合抱枫之歌	庄孝赵(133)
智取塔头尾	卓少庭(136)
夜袭桐山城	庄孝赵(140)
朱师傅和他的小徒弟	陈敏中(143)
一着险棋	郑仲起(147)
“狗”咬“狗”的闹剧	陈文发(150)
锄奸记	庄友柱(152)
青山忠魂	吴伏加(161)
血溅楼岱	庄孝赵(167)
泥腿子告状记	王烈评 谢原亮(175)
假老板	庄孝赵(182)
智取银行	张上江(188)
青松赞歌	吴成良(196)
火烧虹桥机场	张贵玲(201)
智探古庙 奇袭水警	朱振清(204)
除叛贼支书立功	陈福培(210)
三碗麦浆糊	庄孝赵(216)
中国嫂机智脱险	倪端全(218)
一战双捷	周孝钧(221)
三陶“借”枪	朱振清(226)
智斗保长	张上江(231)
一朵不朽的山花	陈金铃(239)
后 记	(244)

阿 妈

一个人本来只有一个母亲，但是我还有一个革命的妈妈。虽然自头一天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阿妈的姓名，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在我的心里，没有一天不在怀念着她。

1934年冬天，国民党集中了好几个师的兵力进犯闽东苏区。到处筑炮楼，挖战壕，重整保甲。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当时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同志指示我们：“不管敌人怎样‘围剿’，我们活一天，就要革命一天；一旦失去联系，就暂时到群众中隐蔽起来”。

12月22日，我们的部队驻在福安柳溪，不料半夜里突然遭到敌人新十师的包围，混战到黎明时分，我虽然突围出来，但是已经掉队了，我心里十分焦急。你想，一个革命者，怎能离开党的怀抱呢？我决定去找党，去找红军。

我跌跌爬爬地从柳溪、金溪，摸到后溪，仍然找不到自己同志的踪影。现在，叫我往哪里去呢？这时，我想起了詹如柏同志的指示，决定去找一个可靠的群众，暂时隐蔽下来。

我继续前进，由于又冷又饿，我只得走一阵，爬一阵，好不

容易才到了福安和霞浦两县交界的暗井后门山。这地方我来过几次，知道在古老的丛林里有一座茅屋，叫暗井下厝坪，住着畚族阿妈一家人。

天黑下来了，我沿着熟悉的崎岖小路，朝下厝坪走去。转了几个弯，就看见了从茅屋里射出来的火光，我全身都轻松起来。但是，这时我身边连半文钱也没有，一想起阿妈母子平日生活困难的情景，心里就七上八下，俗话说：“加一斗，莫加一口”，我去了，就会增加他们的负担，怎么办呢？当时我真犹豫。

我倚着茅屋的门边，踌躇了好一会，进去还是不去呢？这时，屋里传来了成灼兄弟的说笑声，还有洗碗的声音，多么熟悉的声音啊。

风把门轻轻地推开了一条缝，我借着墙上晃动的火篋^①光，看到阿妈正在擦饭桌，她头上的高髻总是那样整齐地盘着，在那又圆又黑的脸上，皱纹似乎又增多了，我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叫了一声：“阿妈！”

“啊！是阿妹，你来啦！”阿妈走出来开门，她惊奇地擦了一下眼眶，定神看了看我，赶忙把我拉进屋里，慈爱地说：“瘦了一些。”

“你也瘦了些。”我靠在阿妈的身边，发现她那镶着花边的“百纳衣”又多了几块补钉。

这时，成灼兄弟三人，都从房间里跑了出来，一下子把我围住，这个叫“阿妹”，那个叫“阿姊”，真使我不知道答应谁才好，心里暖烘烘的。

我想有话还是早说吧！就大胆地提出：“阿妈，这次白匪围得紧，我想在这里住几天……”

“傻孩子”，阿妈以慈母般的口吻打断了我的话，“住下来吧！”

你还不好意思吗？看你人这样大了，还象个傻孩子一样。”她笑了笑又说：“只要我母子有吃的，就不差你一口饭。”说着，阿妈就给我舀热水洗脸，又忙着去煮饭。老大成灼拿来一双鞋子给我，老二廷宝又把他正烤着的火笼让给我取暖。除了革命的大家庭外，哪有这样温暖的地方呢！

夜深了，火篾仍然照亮着这畚家茅屋，我暂时在这里安下了家。

我的隐蔽生活开始了。白天，阿妈母子上山砍柴，又挑柴上集市去卖。我提着火笼到树林里隐蔽，到三餐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轮流给我放哨。晚上，阿妈把三个孩子叫到对门茅屋去“解番薯姆”^②腾出一条破棉被来，我和阿妈就这样遮胸露脚地一起睡。

山风在茅屋外呼啸着，我们仿佛在冰窖里熬着漫长的冬夜，阿妈常常冻得睡不着，不停地向我倾诉着她过去的悲苦生活。

十五年前，饥寒夺去了阿妈的丈夫，留给她三个幼小的儿子，最大的只有九岁，生活重担全靠阿妈一个人挑起来。为养活一家人，阿妈向地主租了山田种番薯，母子起早摸黑，全年辛劳，收成的番薯，除了交税纳租外，剩下的吃不了几顿饱，更谈不上吃白米饭了。他们只好终年挑柴到茜洋街上去卖。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但是最难忍受的，还是地方恶霸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什么“臭畚姆呀”，“臭畚客呀”……这唇骂，象毒针一样刺痛了阿妈的心。自从红军来了以后，斗倒了地方恶霸，阿妈一家分到了祖宗从没种过的水田，吃上了白米饭，也不再受辱骂了，这叫阿妈母子怎么不高兴呢！

虽然这时阿妈不大懂得革命道理，但是红军一到，穷人翻身了，日子好过了，这些事实，使她明白了闹革命是件大好事，于是，她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且支持儿子雷成灼干革命。当



儿子去送信的时候，她就煮好吃的让儿子吃饱去执行任务；当知道成灼半夜才能回来，她就先把火笼准备好，让儿子好暖身。当革命同志来到家里时，她就拿出最好吃的东西来招待，并尽力做自己所能做的事情……

我俩谈着谈着，天就亮了。

眼看春节就要到了，一天，她们挑柴炭到茜洋，看到四处都是兵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敌教导团来“清剿”红军的。阿妈母子回来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接着阿妈又“阿妹”长“阿妹”短地安慰我，叫我不必担忧。事实上，我知道她心里比我更焦虑。你想，在那种危险的环境里，家藏“土匪姆”，一旦给白匪发现，人要遭殃，连猫儿狗仔都要过刀的，怎能不担心呢！不过，当时正要过大年的时候，谁也不愿意说出不吉利的话，阿妈就是这样的人，虽然她心里有忧愁，但不愿在我面前表露，她的深情厚意，我完全理解，我把对她的感激深藏在心中。

大年初三早饭后，阿妈和成灼磨利了柴刀牵着我的手说：“阿妹，我们盖房子去。”

“盖房子？”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嗯，”阿妈笑起来了，“给你盖新房子呀！”

“哦！”我会意了，过年的时候要讲吉利话，他们是给我盖“秘密寮”。这些天来，她母子在悄悄地商量着，原来就是筹划这件事呢！

我们向大森林走去，浓雾笼罩着整个森林，白茫茫一片，只有小鸟的鸣唱声，给这古老的森林带来春的信息。我们踏着落叶，攀着柘藤，终于来到了一片杂树丛生的山坳。那里树叶密得象张着的雨伞，坳下的涧水淙淙流响，成灼端详了一会，说：“就这里吧！”我们一看，地面还比较平坦，阿妈应了声“可以”，就朝手

掌吐了口水，又搓了搓，抡起柴刀干了起来。她力气很大，象砍甘蔗一样砍倒了许多杂树。经过烧一壶茶的工夫，就在这杂树丛中开出了一个小房间的位置，接着用杂树做柱子，盖上几张杉木树皮当瓦片遮雨，然后架床、铺上杂草，这样，一座简单的“秘密寮”就盖成了，样子真象个四面通风的麻雀笼。阿妈抑止不住内心的欢喜，又重复说了一遍：“大屋盖成啦！”傍晚时候，阿妈把自己床上的那条破棉被拿到寮里来了。

从此，我就住在寮里。但是，这一来却给阿妈一家增加了更多的麻烦：三顿吃的饭，得由阿妈母子悄悄送来；晚上，阿妈还赶来伴我睡觉。最苦的是风雨交加的夜晚，森林比锅底还黑，山风呼啸，野兽嗥叫，这一切，对阿妈来说都算不了什么，更糟糕的是路黑难走，又不敢点灯，怎么办？阿妈就穿蓑衣、戴斗笠，将炭火藏在“田螺簋”^④里，有时就拿出来晃一晃，靠着那么一点点红光，在那荒山野林里艰难地摸索着前进。常常是阿妈刚走进寮里，还来不及脱下斗笠和蓑衣，就先叫一声“阿妹”，接着就安慰我说：“我来迟了，你一个人怕吗？”其实，她有哪一次来迟了呢？一次都没有。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感谢她才好。我帮着她脱下湿淋淋的蓑衣，拉着她那双冷得发抖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阿妈看我一时没答话，以为我这年轻妇女被这深山夜雨吓怕了，神秘地靠着我的耳朵说：“我们这山寮顶架的象‘人’字，这是鲁班仙师的屋子，山妖鬼怪都不敢进来，你放大胆，不要怕！”

我能笑阿妈迷信吗？不，我没有这样想过。她那真诚的感情，常常使我感动得流泪。

这里的正月还常下雪，茫茫的高山，到处都是白雪。阿妈为了全家人不饿肚子，不得不带儿子冒风雪、顶严寒上山烧炭。那种又冷又饿的苦楚，实在说不出来的。他们常雪中送炭给我烤火，

那温暖比穿棉衣还胜十倍。

生活固然安定了，但我的心情老是不能宁静，除了经常想念队伍以外，就是觉得自己给阿妈一家增加了许多负担。我向阿妈要来了一些旧碎布，替他们做鞋、补衣，这样总算有了“职业”，情绪才稍为稳定了。过了一些时候，雪融化了，天气渐渐回暖，说不出名来的杂树都抽芽伸枝了。一天上午，我和往常一样在寮里埋头纳鞋底，突然隐约听到人声，忽近忽远，很不正常，好久才消失，这是四个月来没有的新情况，引起我心中的不安。

晚上，阿妈来告诉我，说这些都是“割牛草”的人。第二天，也是这样，第三天、第四天还是这样，这就更使我怀疑，这大森林里牛草并不多，哪里有许多牛草好割呢？我越想越感到其中有问题，可能是特务开始注意这块地方了。糟糕的是我仍然没有找到组织，想离开有困难，怎么办呢？

天黑的时候，阿妈把成灼叫来和我一起商量了。我们望着寮外的月色发呆，好久以后，成灼忽然跳起来，高兴地说：“有办法了，把阿妹改装成我们的人，上山干活去，这样保险。”

“改装？”我伸出手脚，问道：“这能行吗？”我四个月来没见天日，全身皮肤变得白嫩，根本就不象一个畚族女子。

“用土擦。”成灼很有把握地说。

“那不行”。阿妈停了一会，胸有成竹地说，“用老茶树叶汁来涂，颜色和我们的手脚一样。”

“可是，我的头不能梳高髻呢？”我摸了一下自己的短发，焦急地说。那时我们妇女干部都是剪短发，就象男人留“西洋式”头发一样。

这一下，可把大家给难住了。

忽然，阿妈又开腔了：“用妹妹的旧头巾包起来！”原来阿妈

有个女儿，已经出嫁了，家里留有她的旧头巾。

接着，她母子又详细交代我对付坏人盘查的办法，一直谈到深夜。

两三天后，我的手、脚、脸全用老茶叶汁涂擦得黝黑黝黑的。我包着头巾，穿上镶花边的衣服，戴起斗笠，穿起草鞋，扛上锄头，阿妈看一会，微笑起来：“可象我们畚家的人了。”

这时，正值春忙插番薯季节，我就和他们一起上山，干得起劲。

有一天，我正入神地听着阿妈讲如何插番薯，忽然廷宝从山那边跑过来小声叫我：“阿姊，有人来了。”我连忙听阿妈的吩咐，大叫肚痛，躺在地上打滚，阿妈立刻蹲到我的身边，很焦急地说：“肚痛呀！阿妹，等几株番薯插完，带你回去，噢！”

我的呻吟声越来越大，成灼在地那头装出生气的样子，半嚷半骂着。

这出戏演得可象，那两个“割牛草”的人被我们哄过去了。此后，“割牛草”的人渐渐少了，森林里又平静了些。

我们插完番薯刚喘过气来，不久，天就一连不断地下着雨，雨雾沉沉地笼罩着整个森林，使人烦闷。一天中午，阿妈穿着蓑衣，冒着瓢泼大雨送饭到秘密寮来，很高兴地对我说：“阿妹，难得这阵大雨白匪是不会来的，回家去玩上半天吧！”

我也高兴地点了点头。说实在的，四五个月来从早到晚，从黑夜到白天，总是在这秘密寮呆着，山鸟凄叫，真叫我闷得发慌。

我跟着阿妈冒雨回到了下厝坪的茅屋，我摸着破茅屋的墙壁，一切都感到新鲜、亲切。

我向阿妈要了一些破布，坐在阿妈的床铺上粘鞋底。

突然，屋外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我还来不及回避，门就给冲

开了，进来四个匪兵，都背着枪，被大雨淋得象落汤鸡一样。

“喂！快煮饭吃！”匪兵一进门就喝令起来，接着又大发牢骚：“真他妈的活见鬼，哪来的土匪抓……肚子饿得咕咕叫……”

阿妈连忙上前端凳子给他们，很“客气”地说：“老总，辛苦了，快坐，我先去烧点茶来暖暖。”

这时我已蹲到床暗角去了，心里什么也不想，只是手中紧握着剪刀，要是敌人发现了我，就和他们拼命。

“他妈的，你这个臭畜姆，老子肚子空了，谁叫你烧茶？快煮饭，快！”匪兵骂开了。

显然，阿妈听了“臭畜姆”这三个字很气愤，但为了我的安全，她忍受着侮辱，冷静地把灶火烧着了，一会她忽然走到屋角拿出一个空桶子出来给匪兵看，说：“哎，老总，没米啦，番薯米吃得来吗？”

“见你妈的鬼，这臭番薯米老子尝够了，不行！”匪兵大声地骂起来。

“那……老总，请你们多走几步，那边人家有白米，我家这番薯米都生虫了，怪难吃的。”阿妈这样说着，四个匪兵骂了一阵，就背起枪走了。

阿妈眼看匪兵走进森林那头，立刻回到屋里向我挥挥手，我马上会意，飞快地跑出茅屋，躲进草丛里，谁知我刚藏好，匪兵又叫骂着回到茅屋来，往下的事情我就知道了。直到晚上，阿妈到秘密寮来时，才把情况告诉我。

原来敌人走后，不知道从哪里看出破绽，立刻回头，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叫嚷：“你这个臭畜姆，家藏土匪不报！”说着，就把子弹推上了膛。

“老总，”阿妈真想揍他一拳，“你说谁？我家祖宗几十代，从

来和土匪没来往……”

“胡说！”一个矮个子的匪兵打断阿妈的话，立刻冲进房间，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

突然，那个矮个子的匪兵返身抓住阿妈的衣领，凶恶地叫道：“讲，快讲！土匪藏在哪里？”

阿妈坦然地回答：“老总，我这儿巴掌大的地方，你们都搜过了，再说，我家藏有土匪刚才我怎么敢留你们吃饭喝茶呢？”

匪兵被阿妈说得无话可答，瞪眼说道：“以后藏土匪不报，当心你的狗命！”说完，就悻悻地走了。

此后，风声愈来愈紧了。敌人可能已经发现了我的踪迹，森林里常常又出现一些“割牛草”的人，有时他们装成“砍柴人”在周围流窜，驻茜洋的敌教导团的匪兵也公开来阿妈家大肆威胁搜查了。下厝坪是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决定转移。我在阿妈家已住了七个月，想起马上就要和她们分别，心里感到一阵隐痛。

6月21日，太阳落山的时候，阿妈母子四人都来了秘密寮，他们带来了香喷喷的白米饭，还有咸带鱼等几样菜，记得过大年时，我们吃的只不过是番薯米饭哩。

饭后，阿妈替我穿上红色的花衣和绣花鞋，又在我头上扎上了一条假辫子，打扮好后，阿妈把我从头到脚地看了一遍，笑着说：“真像个财主婆啦！”成灼站在一边抿着嘴笑，小弟弟廷宝拉着我的双手天真地问道：“阿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叫我怎么说？我心里一阵难过，泪水湿了眼眶：“好弟弟，阿姊一找到红军，就和红军叔叔回来看你。”

阿妈又理了一下我的衣领，在昏暗的杂树丛里，我只听到她说话的声音里带着咽泣并有些颤抖：“阿妹，山上没好吃的，把你饿瘦了……”我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喉咙象是哽塞了。半天说

不出话来。

天暗下来，我要离开阿妈他们了！

成灼兄弟走在前头，阿妈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送了一程又一程，一路上，阿妈沉默地走着，这时，她再也忍不住了：“阿妹，你快些把红军带回来吧。”只说了这一句，阿妈再也说不下去了。大约走了二里路，我左说右说，才把阿妈说住，不要送了。我们分别了，那天晚上成灼兄弟一直把我护送到另一个安全地点。

（吴鸿琴口述郑成章整理）

注：

- ①“火蔑”，一种晒干了的竹片，闽东山区群众晚上点着当灯用。
- ②三个兄弟合睡一床被，挤得很，象育番薯苗一样，所以当地人叫做“孵番薯姆”。
- ③“田螺甌”一种用竹蔑编的篮子，口小肚大，象小瓦瓮一样，福安农民用来装田螺或泥鳅。

“我爱妻子，更爱党”

1926年农历6月28日，黄孝敏结婚了。

黄孝敏的父亲黄枝浩，一生养育了三个儿子。长子孝曾，次子孝治，三子就是黄孝敏。

孝曾、孝治在家务农，唯孝敏从小聪慧过人，深得父亲钟爱，早年送入古田超古学校就读，1924年又考入福州福建中学，这年他刚满17岁。

黄枝浩初识文墨，祖传有20多亩洋田，年收入几十担稻谷，衣食无虞，这在当时平湖镇达才村，虽不算富户，但也是小康殷实人家了。

新娘程惠莲，古田县吉巷兰溪人，出身贫农，自幼艰辛的生活练就了她一双能干的巧手，缝补浆洗，案上桌下，粗细活儿，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且人又长得俊美秀气，是十里八乡中数得着的好姑娘。

孝敏虽在福州学校读书，但暗地里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一心向往革命事业，无心牵挂个人私事。但禁不住严父的频频催促，只好回家，却已是结婚的前一天深夜了。故被村里人笑称为“不